

朱自清 ■ 导读

任德山 ■ 作序

史



名家集评

全注全译

史记

(汉)司马迁 ■ 撰
李翰文 ■ 主编

第三册

记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

名家集评

全注全译

史记

(汉) 司马迁 ■ 撰 李翰文 ■ 主编

第三册

史家之絕唱
詩之離騷

榮已中秋

毛佩琦



卷六十 三王世家第三十

“大司马臣去病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：陛下过听，使臣去病待罪行间。宜专边塞之思虑，暴骸中野无以报，乃敢惟他议以干用事者，诚见陛下忧劳天下，哀怜百姓以自忘，亏膳贬乐，损郎员。皇子赖天，能胜衣趋拜，至今无号位师傅官。陛下恭让不恤，群臣私望，不敢越职而言。臣窃不胜犬马心，昧死愿陛下诏有司，因盛夏吉时定皇子位。唯陛下幸察。臣去病昧死再拜以闻皇帝陛下。”三月乙亥，御史臣光守尚书令奏未央宫。制曰：“下御史。”

六年三月戊申朔，乙亥，御史臣光，守尚书令丞非，下御史书到，言：“丞相臣青翟、御史大夫臣汤、太常臣充、大行令臣息、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上言：大司马去病上疏曰：‘陛下过听，使臣去病待罪行间。宜专边塞之思虑，暴骸中野无以报，乃敢惟他议以干用事者，诚见陛下忧劳天下，哀怜百姓以自忘，亏膳贬乐，损郎员。皇子赖天，能胜衣趋拜，至今无号位师傅官。陛下恭让不恤，群臣私望，不敢越职而言。臣窃不胜犬马心，昧死愿陛下诏有司，因盛夏吉时定皇子位。唯愿陛下幸察。’制曰‘下御史’。臣谨与中二千石、二千石臣贺等议：古者裂地立国，并建诸侯以承天子，所以尊宗庙重社稷也。今臣去病上疏，不忘其职，因以宣恩，乃道天子卑让自贬以劳天下，虑皇子未有号位。臣青翟、臣汤等宜奉义遵职，愚僮而不逮事。方今盛夏吉时，臣青翟、臣汤等昧死请立皇子臣闾、臣旦、臣胥为诸侯王。昧死请所立国名。”

制曰：“盖闻周封八百，姬姓并列，或子、男、附庸。《礼》‘支子不祭’。云并建诸侯所以重社稷，朕无闻焉。且天非为君生民也。朕之不德，海内未洽，乃以未教成者强君连城，即股肱何劝？其更议以列侯家之。”

三月丙子，奏未央宫。“丞相臣青翟、御史大夫臣汤昧死言：臣谨与列侯臣婴齐、中二千石二千石臣贺、谏大夫博士臣安等议曰：伏闻周封八百，姬姓并列，奉承天子。康叔以祖考显，而伯禽以周公立，咸为建国诸侯，以相傅为辅。百官奉宪，各遵其职，而国统备矣。窃以为并建诸侯所以重社稷者，四海诸侯各以其职奉贡祭。支子不得奉祭宗祖，礼也。封建使守藩国，帝王所以扶德施化。陛下奉承天统，明开圣绪，尊贤显功，兴灭继绝。续萧文终之后于鄯，褒厉群臣平津侯等。昭六亲之序，明天施之属，使诸侯王封君得推私恩分子弟户邑，锡号尊建百有馀国。而家皇子为列侯，则尊卑相逾，列位失序，不可以垂统于万世。臣请立臣闾、臣旦、臣胥为诸侯王。”三月丙子，奏未央宫。

制曰：“康叔亲属有十而独尊者，褒有德也。周公祭天命郊，故鲁有白牡、^{xing}骍刚之牲。群公不毛，贤不肖差也。‘高山仰之，景行向之’，朕甚慕焉。所以抑未成，家以列侯可。”

四月戊寅，奏未央宫。“丞相臣青翟、御史大夫臣汤昧死言：臣青翟等与列侯、吏二千

石、諫大夫、博士臣庆等议：昧死奏请立皇子为诸侯王。制曰：‘康叔亲属有十而独尊者，褒有德也。周公祭天命郊，故鲁有白牡、骍刚之牲。群公不毛，贤不肖差也。’“高山仰之，景行向之”，朕甚慕焉。所以抑未成，家以列侯可。’臣青翟、臣汤、博士臣将行等伏闻康叔亲属有十，武王继体，周公辅成王，其八人皆以祖考之尊建为大国。康叔之年幼，周公在三公之位，而伯禽据国于鲁，盖爵命之时，未至成人。康叔后扞禄父之难，伯禽殄淮夷之乱。昔五帝异制，周爵五等，春秋三等，皆因时而序尊卑。高皇帝拨乱世反诸正，昭至德，定海内，封建诸侯，爵位二等。皇子或在襁褓而立为诸侯王，奉承天子，为万世法则，不可易。陛下躬亲仁义，体行圣德，表里文武。显慈孝之行，广贤能之路。内褒有德，外讨强暴。极临北海，西溱月氏，匈奴、西域，举国奉师。舆械之费，不赋于民。虚御府之藏以赏元戎，开禁仓以振贫穷，减戍卒之半。百蛮之君，靡不向风，承流称意。远方殊俗，重译而朝，泽及方外。故珍兽至，嘉谷兴，天应甚彰。今诸侯支子封至诸侯王，而家皇子为列侯，臣青翟、臣汤等窃伏孰计之，皆以为尊卑失序，使天下失望，不可。臣请立臣闾、臣旦、臣胥为诸侯王。”四月癸未，奏未央宫，留中不下。

“丞相臣青翟、太仆臣贺、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臣充、太子少傅臣安行宗正事昧死言：臣青翟等前奏大司马臣去病上疏言，皇子未有号位，臣谨与御史大夫臣汤、中二千石、二千石、諫大夫、博士臣庆等昧死请立皇子臣闾等为诸侯王。陛下让文武，躬自切，及皇子未教。群臣之议，儒者称其术，或悖其心。陛下固辞弗许，家皇子为列侯。臣青翟等窃与列侯臣寿成等二十七人议，皆曰以为尊卑失序。高皇帝建天下，为汉太祖，王子孙，广支辅。先帝法则弗改，所以宣至尊也。臣请令史官择吉日，具礼仪上，御史奏舆地图，他皆如前故事。”制曰：“可。”

四月丙申，奏未央宫。“太仆臣贺行御史大夫事昧死言：太常臣充言卜入四月二十八日乙巳，可立诸侯王。臣昧死奏舆地图，请所立国名。礼仪别奏。臣昧死请。”

制曰：“立皇子闾为齐王，旦为燕王，胥为广陵王。”

四月丁酉，奏未央宫。六年四月戊寅朔，癸卯，御史大夫汤下丞相，丞相下中二千石，二千石下郡太守、诸侯相，丞书从事下当用者。如律令。

“大司马霍去病冒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：承蒙皇帝陛下错爱，让微臣在军中任职。我本来应该专注于边防军务，即便是战死疆场，暴尸荒野也报答不尽陛下的大恩大德，现在我竟然胆敢越职讨论其他的事干预执掌政事者，实在是因为看到陛下为天下之事而忧虑操劳，怜悯黎民百姓而唯独忘了自己，减少饮食和音乐，还裁减了郎官。皇子依赖上天的保佑，已经长大成人，能够行趋拜之礼了，然而至今还没有封号爵位，也没有配备太傅等官员。陛下为人谦恭礼让，不体恤自己的骨肉，朝中各位大臣私下里都希望早日为皇子确立封号，只是一直不敢越职进言。我出于为臣子的忠心，冒死上疏进言，希望陛下向主管官员下诏令，趁盛夏吉日早一点确定皇子的封号爵位。只希望陛下明鉴。臣霍去病冒死再拜，向皇帝陛下进言。”三月乙亥日，御史兼尚书令霍光启奏未央宫。孝武帝下令：“将此事交给御史处理。”

孝武帝元狩六年（前117年）三月戊申朔日，乙亥，御史霍光兼尚书令、尚书丞非，下发给御史的诏书下达，众官员经讨论后上奏说：“丞相庄青翟、御史大夫张汤、太常赵充、大行令李息、太子少傅兼宗正任安冒死进言：大司马霍去病向天子上疏说：‘承蒙皇帝陛下错爱，让微臣在军中任职。我本来应该专注于边防军务，即便是战死疆场暴尸荒野也报答不尽陛下的大恩大德，现在我竟然胆敢越职讨论其他的事来干预执掌政事者，实在是因为看到陛下为天下之事而忧虑操劳，怜悯黎民百姓而唯独忘了自己，减少饮食和音乐，还裁减了郎官。皇子依赖上天的保佑，已经长大成人，能够行趋拜之礼了，然而至今还没有封号爵位，也没有配备太傅等官员。陛下为人谦恭礼让，不体恤自己的骨肉，朝中各位大臣私下里都希望早日为皇子确立封号，只是一直不敢越职进言。我出于为臣子的忠心，冒死上疏进言，希望陛下向主管官员下诏令，趁盛夏吉日早一点确定皇子的封号爵位。只希望陛下明鉴。’皇帝下诏书说：‘交付御史办理。’臣慎重地与中二千石、二千石臣公孙贺等人商议：古代分地立国，并且建立诸侯国以尊奉天子，这是为了尊重宗庙、重视社稷。如今臣霍去病上疏，不忘自己的职责，以此来宣扬皇恩，称道当天子谦让自贬，为天下大事而操劳，考虑到皇子还没有封号。臣庄青翟、张汤等人本应遵守职分，但由于愚昧而没有想到此事。眼下正值盛夏吉时，臣庄青翟、张汤等人冒死请求皇上立皇子刘闳、刘旦、刘胥为诸侯王。冒死请求皇上确定封国的名号。”

孝武帝下达诏书说：“听说周朝分封八百位诸侯，姬姓并列其中，有子爵、男爵、附庸。《礼记》中说‘庶子不可以祭祀宗庙’。说什么同时分封各诸侯是为了尊重国家社稷，我从来就没有听说过。况且，上天并不是为了君主而生化万民。我没有优良品德，四海之内还没有安定和睦，在这个时候就勉强让没有接受完教育的皇子做诸侯王，担当地方行政官员的君主，到时候左右大臣又如何来对他们加以劝导呢？重新商议此事，赐给他们列侯的爵位。”

三月丙子日，众大臣上奏未央宫。“丞相庄青翟、御史大夫张汤冒死进言：臣等谨慎地与列侯婴齐，中二千石、二千石大臣公孙贺，谏议大夫博士任安等人商议说：我们听说当初周朝分封了八百位诸侯，姬姓并列其中，共同侍奉天子。康叔凭借祖父、父亲而获得显贵地位，伯禽则凭借周公而立国，他们都是拥有封国的诸侯，并以相、傅辅佐自己。百官奉行国家的法令，各自履行自己的职责，这样一来国家的秩序就完备了。我们私下认为，之所以说同时封立诸侯是尊重社稷的做法，是因为四海之内的诸侯各自按照他们的职责向天子献贡。庶子不许奉祭祖先，这是礼制规定下来的。分封土地让诸侯各自守卫藩国，正是帝王用以匡扶道统、实施教化的手段。陛下奉承天道治理天下，将先圣未完成的事业发扬光大，尊重贤者，彰显有功者的功绩，复兴灭亡的封国，延续断绝后代的封国。将萧何的后人续封在酈地，褒奖平津侯公孙弘等群臣。昭示六亲尊卑的次序，阐明上天施恩的范围，从而使王侯封君能够推广私恩将户邑分给所有的子弟，赐予尊号建立了一百多个封国。然而，皇上却将皇子封为列侯，这样一来就使得尊卑相互逾越，名位失去秩序，从而不能留下可供万世遵守的准则。臣等请求立刘闳、刘旦、刘胥为诸侯王。”三月丙子日，他们将奏书上呈到未央宫。

孝武帝发布诏书说：“康叔的弟兄有十人，可是只有他一个人尊贵，这是褒奖有德者的缘故。周公所管辖的鲁国受命在郊外祭天，因此鲁国分别用白毛公牛、赤色公牛来祭祀周公、伯禽。至于其他公侯，则用毛色不纯的牲畜祭祀，这就是贤者与不肖者的差别所在。正所谓‘高尚的道德令人敬仰，光明的品行令人向往’，我对他们十分仰慕。所以，我要抑制学业未成的各位皇子，封

他们为列侯就行了。”

四月戊寅日，群臣上奏未央宫。“丞相庄青翟、御史大夫张汤冒死进言：臣庄青翟等人与列侯、二千石的官吏、谏议大夫、博士臣庆等人商议，冒死上奏请求皇上立皇子为诸侯王。皇上所下诏书说：‘康叔的弟兄有十人，可是只有他一个人尊贵，这是褒奖有德者的缘故。周公所管辖的鲁国受命在郊外祭天，因此鲁国分别用白毛公牛、赤色公牛来祭祀周公、伯禽。至于其他公侯，则用毛色不纯的牲畜祭祀，这就是贤者与不肖者的差别所在。正所谓‘高尚的道德令人敬仰，光明的品行令人向往’，我对他们十分仰慕。所以，我要抑制学业未成的各位皇子，封他们为列侯就行了。’臣庄青翟、张汤、博士将行等人听说，康叔有兄弟十人，其中武王继承了王位，周公辅佐少主成王，其余八人都因为祖父和父亲的尊贵而建立大国。康叔在众兄弟中年纪最小，周公高居三公之位，而伯禽被封鲁国，大概在授予爵位之时尚未成年。后来，康叔能够抵御禄父的叛乱，伯禽能够平定淮夷的叛乱。从前五帝的制度各不相同，周朝的爵位分为五等，到了春秋时代分为三等，这些都是根据所处时代不同而排列尊卑次序的。高皇帝身处乱世故而拨乱反正，向天下昭示了至高无上的德行，他平定海内，分封诸侯，建立封国，爵位共分为二等。皇子中有的人还在襁褓之中便被封为诸侯王，以供奉天子，作为千秋万代的法则，不可更改。陛下躬行仁义之道，亲自践行圣德，文治武功互为表里，相得益彰。表彰仁慈孝敬的行为，广开贤才晋升的道路。对内褒奖有德之人，对外讨伐强横残暴之人。北到北海，西边抵月氏，匈奴、西域，无不举国供奉、效法大汉。车辆武器的费用，从不向平民百姓征收。竭尽国库所藏以奖励将士，敞开官禁的仓库以赈济贫苦百姓，裁减一半的戍卒。各蛮夷国家的君长，无不向往汉朝的风俗，自愿接受汉朝教化而符合朝廷的旨意。远方那些有着特殊风俗的民族，不辞辗转翻译入京朝拜，皇帝的恩泽遍及域外。因此，珍禽异兽被送来，象征祥瑞的禾苗生长出来，上天的感应非常明显。如今就连诸侯王的庶子也当上了王，而皇子却仅仅被封为列侯。臣庄青翟、张汤等私下里反复议论此事，都认为这是尊卑失序，使天下人失望，所以千万不能这样。臣等请求将刘闳、刘旦、刘胥立为诸侯王。”四月癸未日，这则奏书呈至未央宫。奏章滞留宫中一直没有批示下达。

“丞相庄青翟、太仆公孙贺、代行御史大夫事太常赵充、太子少傅兼宗正事任安冒死进言：臣庄青翟等人先前呈报大司马霍去病的上疏说，皇子没有封号和爵位，臣等恭谨地与御史大夫张汤、中二千石、二千石、谏议大夫、博士臣庆等人冒死请求立皇子刘闳等人为诸侯王。陛下拥有文治武功而不居功自傲，总是恳切地责备自己，说到皇子学业尚未完成。群臣的商议认为，儒家学者表面上宣扬自己的分封学说，可是有的却与内心实际想法相违背。陛下坚决不允许，只封皇子为列侯。臣庄青翟等私下与列侯萧寿成等二十七人议论此事，都认为这样会使尊卑失序。当初高皇帝建立大汉江山，为汉太祖，封自己的子孙为王，扩大了皇族的影响。先帝的法则之所以没有改变，是要用来彰显先帝至尊。臣等请求让史官选择良辰吉日，将礼仪开列出来上报朝廷，让御史呈上地图，其他事宜都依照以前的惯例。”孝武帝下达制书说：“可以。”

四月丙申日，大臣上奏未央宫。“太仆代理御史大夫公孙贺冒死进言：太常赵充说占卜之后认为四月二十八日乙巳适宜立诸侯王。微臣冒死上呈地图，请陛下为所立的封国确定名号。礼仪之事另行上奏。微臣冒死恳请陛下。”

孝武帝下达制书说：“立皇子刘闳为齐王，立刘旦为燕王，立刘胥为广陵王。”

四月丁酉日，大臣上奏未央宫。元狩六年（前117年）四月戊寅日，到癸卯日，御史大夫张

归有光：「《三王世家》本不闕，读此贊又可见史公亦不及见三王后事。褚少孙浅陋，遂谓求其世家不可得，《序》亦云「三子之王，文辞可观」。可知独载其文辞也。」

汤将此批示下达给丞相，丞相再将此批示下达给中二千石，二千石下达给各郡太守、诸侯国的相国，收到诏命以后遵旨行事，下达给有关的办事人员。此事依照法令执行。

“维六年四月乙巳，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闾为齐王。曰：于戏，小子闾，受兹青社！朕承祖考，维稽古建尔国家，封于东土，世为汉藩辅。于戏念哉！恭朕之诏，惟命不于常。人之好德，克明显光。义之不图，俾君子怠。悉尔心，允执其中，天禄永终。厥有愆不臧，乃凶于而国，害于尔躬。于戏，保国艾民，可不敬与！王其戒之。”

右齐王策。

“维六年四月乙巳，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旦为燕王。曰：于戏，小子旦，受兹玄社！朕承祖考，维稽古，建尔国家，封于北土，世为汉藩辅。于戏！鞶粥氏虐老兽心，侵犯寇盗，加以奸巧边萌。于戏！朕命将率徂征厥罪，万夫长，千夫长，三十有二君皆来，降期奔师。鞶粥徙域，北州以绥。悉尔心，毋作怨，毋^{lòu}德，毋乃废备。非教士不得从征。于戏，保国艾民，可不敬与！王其戒之。”

右燕王策。

“维六年四月乙巳，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胥为广陵王。曰：于戏，小子胥，受兹赤社！朕承祖考，维稽古建尔国家，封于南土，世为汉藩辅。古人有言曰：‘大江之南，五湖之间，其人轻心。杨州保疆，三代要服，不及以政。’于戏！悉尔心，战战兢兢，乃惠乃顺，毋侗好軼，毋^{ér}迓宵人，维法维则。《书》云：‘臣不作威，不作福，靡有后羞。’于戏，保国艾民，可不敬与！王其戒之。”

右广陵王策。

太史公曰：古人有言曰“爱之欲其富，亲之欲其贵”。故王者^{jiàng}壇土建国，封立子弟，所以褒亲亲，序骨肉，尊先祖，贵支体，广同姓于天下也。是以形势强而王室安。自古至今，所由来久矣。非有异也，故弗论箸也。燕齐之事，无足采者。然封立三王，天子恭让，群臣守义，文辞烂然，甚可观也，是以附之世家。

“元狩六年四月乙巳日，孝武皇帝命御史大夫张汤在太庙将皇子刘闾立为齐王。皇帝的圣旨上说：‘呜呼！儿子刘闾，接受这青色的社土！我继承了先祖的事业，依照古代的制度分给你国土，封在东方，世代作为辅佐汉朝的藩臣。呜呼，你一定要对此念念不忘啊！恭恭敬敬地接受我的诏命吧，要知道天命并非固定不变的。人只有爱好德行，才能彰显光明，如果不追求道义，就会令辅臣懈怠。用尽你的心智，真诚地把握中正的道路，这样就会永保天禄。假如你有罪过，不行善事，就会给你的国家带来灾难，给你自身带来祸害。呜呼，保卫国家治理百姓，岂能不恭敬而谨慎！齐王，你要对此提高警惕。’”

以上就是分封齐王刘闾的策文。

“元狩六年四月乙巳日；孝武皇帝命御史大夫张汤在太庙将皇子刘旦立为燕王。圣旨上说：‘呜呼！儿子刘旦，接受这黑色的社土！我继承了先祖的事业，依照古代的制度分给你国土，封在北方，世代作为辅佐汉朝的藩臣！呜呼，荤粥氏虐待老人，怀着禽兽之心，侵犯抢掠，加以欺诈边民。呜呼！我命令将军前去讨伐他们的罪行，万夫长，千夫长，三十二位君长都前来归顺，他们降下旗帜，军队逃散。荤粥氏迁到别处，汉朝北方的州郡由此得到安定。用尽你的心智，不要制造仇怨，不要使道德败坏，不要荒废武备。没有经过教育、训练的人不得征召入伍。呜呼，保卫国家治理百姓，岂能不恭敬而谨慎！燕王，你要对此提高警惕。’”

以上就是分封燕王刘旦的策文。

“元狩六年四月乙巳日，孝武皇帝命御史大夫张汤在太庙将皇子刘胥立为广陵王。圣旨上说：‘呜呼！儿子刘胥，接受这赤色的社土！我继承了先祖的事业，依照古代的制度分给你国土，封在南方，世代作为辅佐汉朝的藩臣。古人曾经说过：‘在大江以南，五湖之间，那个地方人心轻浮。扬州是保护中原的边疆地区，夏、商、周三代时期，那里是王畿的外围之地，政教不能传播至此。呜呼！用尽你的心智，处处小心谨慎，对百姓要施以恩惠，这样他们才会顺从于你，不要蒙昧无知，不要放荡淫逸，不要与小人亲近，一切都要依照法令行事。《尚书》中说：‘大臣对百姓不作威作福，就不会有日后的羞辱。’呜呼，保卫国家治理百姓，岂能不恭敬谨慎！广陵王，你要对此提高警惕。’”

以上就是分封广陵王刘胥的策文。

太史公说：古人曾经说过“爱他就想使他变得富有，亲近他就想使他变得尊贵”。因此帝王划分土地建立封国，封立子弟为王侯，用以褒奖亲族，使骨肉亲疏有序，尊重祖先，使兄弟子孙身份显贵，使同姓宗族遍布天下。这样一来，国势便强大起来，王室也得以安宁。这条规律从古至今，由来已久。这并没有特殊之处，因此没必要加以论述。燕王和齐王的事迹，没有值得采录的。但是封立三王，天子谦恭礼让，群臣守持道义，文辞华美，甚为可观，因此附在世家之中。

褚先生曰：臣幸得以文学为侍郎，好览观太史公之列传。传中称《三王世家》文辞可观，求其世家终不能得。窃从长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书，编列其事而传之，令后世得观贤主之指意。

盖闻孝武帝之时，同日而俱拜三子为王：封一子于齐，一子于广陵，一子于燕。各因子才力智能，及土地之刚柔，人民之轻重，为作策以申戒之。谓王：“世为汉藩辅，保国治民，可不敬与！王其戒之。”夫贤主所作，固非浅闻者所能知，非博闻强记君子者所不能究竟其意。至其次序分绝，文字之上下，简之参差长短，皆有意，人莫之能知。谨论次其真草诏书，编于左方。令览者自通其意而解说之。

王夫人者，赵人也，与卫夫人并幸武帝，而生子闾。闾且立为王时，其母病，武帝自临问之。曰：“子当为王，欲安所置之？”王夫人曰：“陛下在，妾又何等可言者。”帝曰：“虽然，

意所欲，欲于何所王之？”王夫人曰：“愿置之雒阳。”武帝曰：“雒阳有武库敖仓，天下冲厄，汉国之大都也。先帝以来，无子王于雒阳者。去雒阳，余尽可。”王夫人不应。武帝曰：“关东之国无大于齐者。齐东负海而城郭大，古时独临菑中十万户，天下膏腴地莫盛于齐者矣。”王夫人以手击头，谢曰：“幸甚。”王夫人死而帝痛之，使使者拜之曰：“皇帝谨使使太中大夫明奉璧一，赐夫人为齐王太后。”子闾王齐，年少，无有子，立，不幸早死，国绝，为郡。天下称齐不宜王云。

所谓“受此土”者，诸侯王始封者必受土于天子之社，归立之以为国社，以岁时祠之。《春秋大传》曰：“天子之国有泰社。东方青，南方赤，西方白，北方黑，上方黄。”故将封于东方者取青土，封于南方者取赤土，封于西方者取白土，封于北方者取黑土，封于上方者取黄土。各取其色物，裹以白茅，封以为社。此始受封于天子者也。此之为主土。主土者，立社而奉之也。“朕承祖考”，祖者先也，考者父也。“维稽古”，维者度也，念也，稽者当也，当顺古之道也。

齐地多变诈，不习于礼义，故戒之曰“恭朕之诏，唯命不可为常。人之好德，能明显光。不图于义，使君子怠慢。悉若心，信执其中，天禄长终。有过不善，乃凶于而国，而害于若身”。齐王之国，左右维持以礼义，不幸中年早夭。然全身无过，如其策意。

传曰“青采出于蓝，而质青于蓝”者，教使然也。远哉贤主，昭然独见：诫齐王以慎内；诫燕王以无作怨，无僇德；诫广陵王以慎外，无作威与福。

夫广陵在吴越之地，其民精而轻，故诫之曰“江湖之间，其人轻心。扬州葆疆，三代之时，迫要使从中国俗服，不大及以政教，以意御之而已。无侗好佚，无迕宵人，维法是则。无长好佚乐驰骋弋猎淫康，而近小人。常念法度，则无羞辱矣”。三江、五湖有鱼盐之利，铜山之富，天下所仰。故诫之曰“臣不作福”者，勿使行财币，厚赏赐，以立声誉，为四方所归也。又曰“臣不作威”者，勿使因轻以倍义也。

会孝武帝崩，孝昭帝初立，先朝广陵王胥，厚赏赐金钱财币，直三千馀万，益地百里，邑万户。

会昭帝崩，宣帝初立，缘恩行义，以本始元年中，裂汉地，尽以封广陵王胥四子：一子为朝阳侯；一子为平曲侯；一子为南利侯；最爱少子弘，立以为高密王。

其后胥果作威福，通楚王使者。楚王宣言曰：“我先元王，高帝少弟也，封三十二城。今地邑益少，我欲与广陵王共发兵云。立广陵王为上，我复王楚三十二城，如元王时。”事发觉，公卿有司请行罚诛。天子以骨肉之故，不忍致法于胥，下诏书无治广陵王，独诛首恶楚王。传曰“蓬生麻中，不扶自直；白沙在泥中，与之皆黑”者，土地教化使之然也。其后胥复祝诅谋反，自杀，国除。

燕土烧埵，北迫匈奴，其人民勇而少虑，故诫之曰“荤粥氏无有孝行而禽兽心，以窃盗

侵犯边民。朕诏将军往征其罪，万夫长，千夫长，三十有二君皆来，降旗奔师。葷粥徙域远处，北州以安矣”。“悉若心，无作怨”者，勿使从俗以怨望也。“无傴德”者，勿使王背德也。“无废备”者，无乏武备，常备匈奴也。“非教士不得从征”者，言非习礼义不得在于侧也。

会武帝年老长，而太子不幸薨，未有所立，而且使来上书，请身入宿卫于长安。孝武见其书，击地，怒曰：“生子当置之齐鲁礼义之乡，乃置之燕赵，果有争心，不让之端见矣。”于是使使即斩其使者于阙下。

会武帝崩，昭帝初立，旦果作怨而望大臣。自以长子当立，与齐王子刘泽等谋为叛逆，出言曰：“我安得弟在者！今立者乃大将军子也。”欲发兵。事发觉，当诛。昭帝缘恩宽忍，抑案不扬。公卿使大臣请，遣宗正与太中大夫公户满意、御史二人，偕往使燕，风喻之。到燕，各异日，更见责王。宗正者，主宗室诸刘属籍，先见王，为列陈道昭帝实武帝子状。侍御史乃复见王，责之以正法，问：“王欲发兵罪名明白，当坐之。汉家有正法，王犯纤介小罪过，即行法直断耳，安能宽王。”惊动以文法。王意益下，心恐。公户满意习于经术，最后见王，称引古今通义，国家大礼，文章尔雅。谓王曰：“古者天子必内有异姓大夫，所以正骨肉也；外有同姓大夫，所以正异族也。周公辅成王，诛其两弟，故治。武帝在时，尚能宽王。今昭帝始立，年幼，富于春秋，未临政，委任大臣。古者诛罚不阿亲戚，故天下治。方今大臣辅政，奉法直行，无敢所阿，恐不能宽王。王可自谨，无自令身死国灭，为天下笑。”于是燕王旦乃恐惧服罪，叩头谢过。大臣欲和合骨肉，难伤之以法。

其后旦复与左将军上官桀等谋反，宣言曰“我次太子，太子不在，我当立，大臣共抑我”云云。大将军光辅政，与公卿大臣议曰：“燕王旦不改过悔正，行恶不变。”于是修法直断，行罚诛。旦自杀，国除，如其策指。有司请诛旦妻子。孝昭以骨肉之亲，不忍致法，宽赦旦妻子，免为庶人。传曰“兰根与白芷，渐之澹中，君子不近，庶人不服”者，所以渐然也。

宣帝初立，推恩宣德，以本始元年中尽复封燕王旦两子：一子为安定侯；立燕故太子建为广阳王，以奉燕王祭祀。

褚先生说：我有幸能够凭借文学才能成为侍郎，我非常喜欢阅读太史公所写的列传。在传中称赞《三王世家》文辞甚为可观，但是四处寻觅这篇文章却始终没有找到。我私下里从喜好旧事的长老那里得到了三王的封策书，然后将这些事迹编写出来传给后人，让后世得以看到贤明君主的旨意。

听说孝武帝在位之时，曾在同一天里封三位皇子为王：将一个皇子封在齐国，一个皇子封在广陵，一个皇子封在燕国。孝武帝根据每个皇子的能力以及土地的肥沃与贫瘠，以及百姓的轻浮与庄重等情况，为他们作策文加以告诫。孝武帝对三王说：“世代作为辅佐汉朝的藩臣，保卫国家治理百姓，岂能不恭敬谨慎！诸王，你们要对此提高警惕。”贤明君主所写的策文，本来就不是孤陋寡闻者可以理解的，若不是学识渊博的君子根本就不能理解其深邃的含义。至于上述策文的

次序、分段，文字的前后斟酌，以及书简的参差长短，都有其独特用意，但是不明白其中的奥妙。我谨论定孝武皇帝的真草诏书，编列在下面，使阅读者自己研究它的含义从而进行解释。

王夫人本是赵国人，她与卫夫人都深受武帝宠爱，并且生下了儿子刘闳。刘闳即将立为诸侯王的时候，他的母亲生病，武帝便亲自去问她，说：“儿子刘闳应当封为诸侯王，你希望把他封在什么地方？”王夫人说：“有陛下在，臣妾又有什么话可说呢。”武帝说：“尽管如此，但现在只根据你的想法来说，打算把他封在哪里做王呢？”王夫人说：“我希望把他封在雒阳。”武帝说：“雒阳有储藏武器的仓库、储藏谷物的敖仓，是天下的要冲，也是汉朝的大都城。自从先帝以来，就没有皇子在这里封王。除去雒阳，别的地方都可以。”可是王夫人没有应声。武帝说：“关东地区的封国再没有比齐国更大的。齐国东部临海，而且城市很大，古时候仅临菑城就有十万户人口，天下肥沃富饶的土地再没有比齐国更多的了。”王夫人听了以后用手击头，感谢说：“太好了。”后来王夫人去世，武帝十分哀痛，派使者祭拜她说：“皇帝谨命太中大夫明为使臣，奉上璧玉一块，赐予夫人齐王太后的名号。”皇子刘闳被封为齐王的时候，年纪还小，也没有儿子，立为齐王之后，他又不幸早亡，于是封国被废除，改设为朝廷下属的一个郡。天下人都说齐国这个地方不适宜封王。

策书中所谓“受此土”的意思是，诸侯王开始接受皇帝分封的时候，一定要在天子的泰社里接受一块土，回到封国以后用这块土建立自己的国社，每年还要按时祭祀它。《春秋大传》中说：“天子的国家拥有泰社。东方为青色土，南方为赤色土，西方为白色土，北方为黑色土，正中央为黄色土。”因此，即将封在东方的诸侯王取青色土，封在南方的诸侯王取赤色土，封在西方的诸侯王取白色土，封在北方的诸侯王取黑色土，封在中央的诸侯王取黄色土。诸侯王各自取属于自己颜色的色土，然后用白茅草包起来，回国以后封好建成国社。这就是开始被天子分封的诸侯王。这种土就叫做主土。对于主土，应当建立社坛祭祀。所谓“朕承祖考”，“祖”就是祖先，“考”就是先父。所谓“维稽古”，“维”就是忖度、思虑，“稽”就是应当，也就是说应当顺从古代的制度。

齐地百姓大多善变而狡诈，不讲究礼仪，因此皇帝告诫齐王说：“恭恭敬敬地接受我的诏命吧，要知道天命并非固定不变的。人只有爱好德行，才能彰显光明，如果不追求道义，就会令辅臣懈怠。用尽你的心智，真诚地把握中正的道路，这样就会永保天禄。假如有罪过，不行善事，就会给你的国家带来灾难，给你自身带来祸害。”齐王到达自己的封国以后，左右大臣都能用礼义处理朝政，不幸的是齐王中年早逝。不过，齐王一生没有犯下过错，正如当初策文里要求的那样。

古书中所谓的“青色是从蓝草中提取出来的，但是其颜色要比蓝草更青”，指的是教化使它变成这样。贤明的君主真是有远见啊，只有他能够看得如此透彻：告诫齐王对内谨慎；告诫燕王不要制造仇怨，不要使道德败坏；告诫广陵王对外谨慎，不可作威作福。

广陵王的封国位于吴越地区，那里的人民精明而又轻浮，因此皇帝告诫广陵王说：“江湖地区人心轻浮。扬州是保护中原的边疆地区，夏、商、周三代时期，朝廷迫使他们接受中原习俗服饰，但是政教没有在那里普及，只能大体上按照心意控制罢了。不要蒙昧无知，不要放荡淫逸，不要与小人亲近，一切都要依照法令行事。千万不要总是纵情游乐，骑马打猎，过度享乐，从而接近小人。时刻想到法度，就不会有日后的羞辱。”三江、五湖一带有渔业、盐业的收益，又有铜山的财富，是天下人向往的地方。因此皇帝告诫广陵王说“臣不作福”，就是说不要滥用钱财、过

度地賞賜，以此來為自己樹立聲譽，使四面八方的人前來歸附。皇帝还说“臣不作威”，就是說不要因為當地人輕浮而背棄道義。

適逢孝武帝去世，孝昭帝剛剛繼承皇位之際，首先召廣陵王劉胥入朝，賞賜給他豐厚的財物，價值三千多萬，還為他增加了土地一百里、食邑一萬戶。

適逢昭帝去世，宣帝剛剛即位之時，由於骨肉恩情的緣故而施行道義，在本始元年（前73年），昭帝割出漢朝的轄地，用以分封廣陵王劉胥的四個兒子：一個兒子被封為朝陽侯；一個兒子被封為平曲侯；一個兒子被封為南利侯；最受喜愛的小兒子劉弘，被封為高密王。

後來劉胥果然在封國作威作福，還派使臣與楚王勾結。楚王宣稱：“我的祖先元王，是高祖皇帝的小弟弟，其封地有三十二座城。如今，封地的城邑越來越少，因此我要與廣陵王一道發兵，擁立廣陵王為帝，自己則要恢復楚國原来的三十二座城，就像當初元王在位時那樣。”後來此事被朝廷發現，朝中的公卿及主管官員都請求將其誅殺。天子由於骨肉之情的緣故，不忍心將劉胥繩之以法，於是下詔不要處治廣陵王，只將首惡楚王誅殺。古書中所謂“蓬草生長在麻叢之中，不必扶正而自然挺直；白沙混在污泥之中，就會像污泥一樣黑”，就是說水土影響使它們變成這樣。後來劉胥又祈禱鬼神降下災禍並謀反，結果事發而自殺身亡，其封國也因此被廢除。

燕國土地比較貧瘠，北面靠近匈奴，匈奴人勇敢而缺少謀略，因此皇帝告誡燕王說：“葷粥氏虐待老人，懷着禽獸之心，盜竊搶掠侵犯邊民。我命將軍前去討伐他們的罪行，萬夫長，千夫長，三十二位君長都前來歸順，他們降下旗幟，軍隊逃散。葷粥氏遷到別處，漢朝北方的州郡由此得到安定。”“悉若心，無作怨”，就是告誡燕王劉旦不要順從當地的風俗並與人結下仇怨。“無餽德”，就是告誡燕王不要背棄良好的德行。“無廢備”，就是告誡燕王不可以荒廢武裝戒備，應當時刻防備匈奴入侵。“非教士不得從征”，就是說那些不研習禮義的人，不可召在身邊任用。

適逢武帝年邁，太子又不幸早逝，新太子還沒有確立，燕王劉旦派遣使者前來上書，請求到京城長安擔任官廷的宿衛。孝武帝看到他上書之後，摔到地上，怒道：“生了兒子本來應該把他放在齊魯禮義之鄉，可實際上卻把他放在燕趙之地，他果然有爭奪權力的野心，不謙恭退讓的端倪已經顯現出來了。”於是，孝武帝派人立即將燕王派來的使者處死在官闕下。

適逢武帝去世，昭帝剛剛即位，劉旦果然產生怨恨並且責怪大臣。劉旦自以為年長應該立為皇帝，於是和齊王的兒子劉澤等人共同謀劃叛亂，並揚言說：“我哪里有什么弟弟存在！如今做皇帝的是大將軍之子。”他想要發兵，可是很快謀反之事被朝廷發覺，依法應當被處死。昭帝念在骨肉親情的份上予以寬恕，把這起案子壓了下來，沒有張揚。公卿派大臣請求皇帝處理此事，於是朝廷派遣宗正和太中大夫公戶滿意、兩位御史，一同出使燕國，規勸燕王劉旦。到達燕國之後，幾位漢使各自在不同的時間，依次與燕王會面並對他加以責問。宗正，是負責管理劉氏宗族戶籍的官員，他最先會見燕王，向他列舉大量事實，並陳述昭帝確實是武帝之子的可靠證據。然後，侍御史又去會見燕王，用漢朝的法律責備他，問道：“大王準備起兵造反，罪證十分明顯，按律應當治罪。漢朝有嚴明的法律，諸侯王哪怕只犯下微小的過錯，也要依法處置，又怎麼能夠寬恕大王呢！”侍御史用漢朝法律使燕王內心恐懼震動。於是燕王情緒逐漸低落，心里很恐懼。公戶滿意精通儒家經術，他最後一個會見燕王。他引述古今通行的道義以及國家大禮，言辭文雅而深刻。他對燕王說：“在古時候，天子一定要在朝廷內部設置異姓大夫，用來扶正皇子皇孫；在朝廷之外則要設置同姓大夫，用以扶正異姓諸侯。當初周公輔佐成王，殺了他的兩個弟弟，所以

天下太平。过去武帝在位的时候，还可以宽恕大王。如今昭帝刚刚即位，年纪还小，来日方长，还不能亲自执政，于是委任大臣处理政务。古代君主在诛杀惩罚有罪之人的时候不袒护自己的亲戚，因此天下太平。如今大臣辅政，遵循法律率直行事，不敢偏袒任何人，恐怕不会宽恕大王。大王自己应当谨慎，千万不要让自己身死国灭，令世人耻笑啊。”于是燕王刘旦恐惧认罪，连忙叩头谢过。朝中大臣想让刘旦与昭帝骨肉和好，因此不忍心用国家的法律惩罚他。

后来，刘旦又与左将军上官桀等人谋划造反，宣称“我的年龄仅次于太子刘据，现在太子不在了，应该由我继承皇位，可是大臣们共同压制我”等等。当时大将军霍光辅政，他与公卿大臣们商议说：“燕王刘旦没有悔过自新，依然像以前一样作恶多端。”于是他按照汉朝法律直接处理此事，执行惩罚诛杀刘旦。刘旦自杀，其封国被废除，正如策文中所指出的那样。主管官员请求将刘旦的妻子儿女一并处死。孝昭帝念在骨肉至亲的份上，不忍心诛杀他们，于是宽恕了刘旦的妻子儿女，将她们贬为平民。古书中说“兰根与白芷，如果把它们泡在臭水中，君子就不会再接近它们，平民也不会再佩带它们”。是环境使它们逐渐变成这样的。

宣帝刚刚即位，便广施恩德，在本始元年又将燕王刘旦的两个儿子全部分封：一个被封为安定侯；而刘旦的原太子刘建则被封为广阳王，由他来供奉燕王的祭祀。

方孝孺：「伯夷、叔齐，当效太伯、立齐，当效太伯、夷、荀、知父志，欲顺父之志，隐然退避于治命之日，不当显然辞让于乱命之余也。叔齐亦不立而逃之，幸有仲子以托国，不然其如社稷何？斯皆过乎中者也！故孔子但曰『古之贤人』，而至德之称独在太伯，厥旨深矣。」

卷六十一 伯夷列传第一

夫学者载籍极博，犹考信于六艺。《诗》、《书》虽缺，然虞夏之文可知也。尧将逊位，让于虞舜，舜禹之间，岳牧咸荐，乃试之于位，典职数十年，功用既兴，然后授政。示天下重器，王者大统，传天下若斯之难也。而说者曰尧让天下于许由，许由不受，耻之逃隐。及夏之时，有卞随、务光者。此何以称焉？太史公曰：余登箕山，其上盖有许由冢云。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，如吴太伯、伯夷之伦详矣。余以所闻由、光义至高，其文辞不少概见，何哉？

孔子曰：“伯夷、叔齐，不念旧恶，怨是用希^{希：同‘稀’。}。”“求仁得仁，又何怨乎？”余悲伯夷之意，睹轶诗可异焉。其传曰：

伯夷、叔齐，孤竹君之二子也。父欲立叔齐，及父卒，叔齐让伯夷。伯夷曰：“父命也。”遂逃去。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。国人立其中子。于是伯夷、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，^{盖：同“盍”，于是。}往归焉。及至，西伯卒，武王载木主，号为文王，东伐纣。伯夷、叔齐叩马而谏曰：“父死不葬，爰及干戈，可谓孝乎？以臣弑君，可谓仁乎？”左右欲兵之。太公曰：“此义人也。”扶而去之。武王已平殷乱，天下宗周，而伯夷、叔齐耻之，义不食周粟，隐于首阳山，采薇而食之。及饿且死，作歌。其辞曰：“登彼西山兮，采其薇矣。以暴易暴兮，不知其非矣。神农、虞、夏忽焉没兮，我安适归矣？于嗟徂兮，命之衰矣！”遂饿死于首阳山。

由此观之，怨邪非邪？

学者们阅读过的典籍尽管极为广博，然而还是要要在“六经”中寻找根据。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虽然残缺不全，却可以在虞、夏两个朝代的文字记载中了解清楚。尧帝快要退位时，将帝位让给了虞舜，舜把帝位让给大禹的时候，四放的诸侯和州牧全都赶来推荐他，于是就让他在帝位上考察试用，直到大禹主持了几十年国政之后，有了很大的功绩，这才正式把王位授给他。这说明，天下是最重要的宝器，帝王是最重要的统绪，天下的传承就是粗此艰难啊！但有人说尧帝曾经把天下禅让给许由，但许由没有接受，还把那当成一种耻辱而逃避、隐居。到夏朝时，有卞随、务光这样的人。这些人应该从哪方面来称颂呢？太史公说：我登上箕山，有人说山上有许由的坟墓。孔子依次排列古代那些仁人、圣人、贤人，比如吴太伯、伯夷等人，说得都很详细。我认为我所听说的许由、务光等人的事迹所体现出来的“义”最高，但是书籍却一点简略的记载都没有，什么原因呢？

孔子说：“伯夷、叔齐，不会记着别人以往的恶处，对人的怨恨因此也就变得很少。”“追求仁德就能够得到仁德，又有什么可以怨恨的呢？”我对伯夷的心意表示同情，看到他们散轶的诗文后又觉得非常惊异。他们的传记是这样写的：

伯夷、叔齐，他们是孤竹国国君的两个儿子。父亲愿意让叔齐做国君的继承人，等到父

伯夷（商清圣），选自《中国历代帝王名臣像真迹》。



叔齐，选自《中国历代帝王名臣像真迹》。



陈仁锡：“子长写夷齐之怨，乃所以自写其怨，寓意颇深。孔子以夷齐无怨，而太史公作传，通篇是怨。然孔子所云无怨者兄弟逊国，而太史公所云怨者以暴易暴，之间原不相乖。”

“颇似论，不似传，是太史公极得意之文，亦极变体之文。”

“疑有疑无，作史慎重，彷徨追赏，言外高奇，读者自知之。”

凌稚隆：“尧让许由，盖庄周寓言，眇天下为不足道耳。太史公言有许由冢，乃明其实有是人，而又曰‘文辞不少概见’，则无尧让之事，已隐然言外矣。”

亲死去以后，叔齐要把王位让给伯夷。伯夷说：“父亲的命令是让你继承王位。”于是伯夷就逃走了。叔齐也因为不肯继承国君之位而逃走。都城中的人们把孤竹君中间的儿子立为国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伯夷、叔齐听说西伯侯姬昌能够很好地扶养老人，就想：为何不到西伯侯那里归附呢？等到他们到达那里的时候，西伯侯已经死去了。周武王姬发用车载着用木头做成的父亲的灵位，尊其为周文王，带领兵马向东方行进讨伐商纣王。伯夷、叔齐拉住武王的马缰绳，向他进谏：“父亲去世，还没有安葬就发动战争，这能说是孝道吗？身份是臣子，却要以下犯上，杀害君王，这能说是仁义吗？”周武王身后左右两边的随从想要用兵器杀死他们。姜太公说道：“这两个是忠义的人。”就派人扶着他们离开了。周武王已经消灭了殷商昏乱的暴政，天下人都归附周朝，以周朝为宗，只有伯夷、叔齐觉得这是一种耻辱，出于对商朝的忠义而不吃周朝的粟米粮食，隐藏身份居住在首阳山，采集野菜来食用。等到他们饿得将要死掉时，便创作了一首诗歌，那诗歌中唱道：“爬上那座西山啊，采集那儿的野菜来吃。以暴力手段取代残暴的统治啊，却不知道这样做是错误的。神农氏、虞舜、夏禹那样清明太平的时代很快就消失了，我最后的归宿在何处呢？可叹啊，唉，还是死了吧，我的命运是那样的不济呀！”于是，两人饿死在了首阳山。

从这首诗的歌词来看，他们到底有没有怨恨呢？

或曰：“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”若伯夷、叔齐，可谓善人者非邪？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！且七十子之徒，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。然回也屡空，糟糠不厌，而卒蚤夭。天之报施善人，其何如哉？盗跖日杀不辜，肝人之肉，暴戾恣睢，聚党数千人横行天下，竟以寿终。是遵何德哉？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。若至近世，操行不轨，专犯忌讳，而终身逸乐，富厚累世不绝。或择地而蹈之，时然后出言，行不由径，非公正不发愤，而遇祸灾者，不可胜数也。余甚惑焉，悦所谓天道，是邪非邪？

子曰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，亦各从其志也。故曰“富贵如可求，虽执鞭之士，吾亦为之。如不可求，从吾所好”。“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”。举世混浊，清士乃见。岂以其重若彼，其轻若此哉？

“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。”贾子曰：“贪夫徇财，烈士徇名，夸者死权，众庶冯生^{冯生：贪生。冯，同。}”。“同明相照，同类相求。”“云从龙，风从虎，圣人作而万物睹。”伯夷、叔齐虽贤，得夫子而名益彰。颜渊虽笃学，附骥尾而行益显。岩穴之士，趣^{趣：同“趋”，指出仕。}舍有时若此，类名堙灭而不称，悲夫！闾巷之人，欲砥行立名者，非附青云之士，恶能施于后世哉？

有的人曾经说过：“天意是不会偏私任何人的，它只是经常帮助那些好人。”就如同伯夷、叔齐那样的人，他们可以说是善良的人吗？他们不是善良的人吗？他们不断积累内心的仁德、使自己的品行变得高洁，即使这样，最终还是饿死了。况且孔子那七十个著名的弟子中，孔子唯独称赞颜回是个喜好学习的人。可是，颜回却经常因为困穷而囊空如洗，就算是最粗糙低劣的糟